從「兩國論」風波看兩岸關係的限度與出路

■顏建發／民進黨政策會政務副執行長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除匯聚朝野廣泛交集外，更是一十分豐富的開放性思考，北京方面實應對此內涵仔細咀嚼與考量。

自李總統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就是「兩國論」的說法以來，北京方面可以說全面動員，加以韃伐與打壓。李總統的理論基礎是，中華民國從 1912 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同時，1991 年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併立上。台北這一類的主張，過去雖也存在，但北京固曾有批評，卻沒有這一次那麼嚴厲。北京對台灣當局的「國統綱領」模糊表述主權獨立的作法，似乎也有些默認或容忍。不同於過去的作法，這一次李總統卻是明確地將「國」與「國」的界線指陳出來，媒體也將中國向來最敏感的「兩國」凸出，而且民進黨也公然歡迎李登輝的「起義來歸」。對北京來說，這無疑地已挑戰了其「一個中國」的主張，是明明白白分裂主義的大集結了。

北京恫嚇是「攻心為上」的策略運用

中國國務院台灣辦事處主任陳雲林揚言，只要李登輝不撤回「兩國論」，那麼，北京對台灣的鬥爭就不會停止。並說，如果台灣方面將「兩國論」入憲，則「和平統戰」將不可能，也就是，台灣一旦偏離了「一個中國」的前提，則中國將被迫捲入軍事戰爭。中國另方面也利用香港傳媒恐嚇，解放軍已擬妥一系列對台的局部性軍事行動方案，並揚言，如果李總統不收回「兩國論」，則解放軍將恢復自民國68年中止的砲擊金門的措施。長久以來，台灣當局未曾有領導人敢挑戰北京「一個中國」的原則。李總統的「兩國論」是頭一遭。北京歇斯歇底里的情緒不難理解。

不過除了情緒慣性外，北京領導人的叫罵，也可視為是一種策略的慣性。中國人最善於心理戰。自古以來「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便是中國兵法中的最高境界。恫嚇即是這種戰略觀的演繹。仔細去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過去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曾說「如果有人故意迴避一個中國的原則，將損害兩岸、兩會交往的基礎」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所說的「台灣國際空間壓縮是趨勢」其背後的

本質實際上都是共通的：都是一種品質相當低劣與惡質的恫嚇手段。前者企圖將和平與穩定的責任推到我方，同時也透露中國隨時會翻臉；後者塑造台灣已處於「時不我予」的境地的幻象，要台灣勿做困獸之鬥。

北京當局除了在中國內部利用媒體與各式的集會不停地、密集地批判李登輝與陳水扁，同時也利用各種軍事行動的謠言不斷地對台灣進行威嚇。此外，中國領導層也極密切地走訪美國各界，表面上北京高層是去瞭解美方對於中國可能用武的反應，實質上卻藉機會向美國表態，並意圖透過美國轉而向台灣施壓。站在美國執政當局的立場來看，中國是談區域安全必須理會的要角，防止北韓導彈擴散、中國自身的導彈技術擴散、台灣海峽的穩定等問題皆需要中國的合作，美中關係若處理不好，則柯林頓所領導的行政系統將背負政治責任，這對於美國兩千年的總統大選是不利的。但另方面，台灣與美國的傳統友誼極為深厚，台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美國價值，台灣更是美國亞太安全網上的重要伙伴。因此，面對「兩國論」的出現，一方面柯林頓必須給台灣一些壓力，以回應中國的需要，但柯林頓也深知不能壓過頭，以免遭到國會及台灣反彈，有損台美間的長期友誼與利益。

由於美國有所顧忌，白宮並沒有向台北公開施壓。白宮聲明不支持兩個中國，但重申希望兩岸應維持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不僅如此，美國國會訪問團更是密集來台，對台海安全表示高度關切。美國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喬治布希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訪問時曾表明，美國應堅守「台灣關係法」，而如果他當選總統，必要時他可能動武捍衛台灣。美方的強勢回應使得中國處於無可奈何的情境。北京記取1996年導彈恐嚇失敗的教訓，不敢輕起戰端，其所能從事的除了繼續外交打壓、進行隔岸恐嚇的口水戰與心理戰之外，似乎也別無選擇。

兩岸不至於爆發軍事衝突

由當前的僵局看來，短期之內，兩岸關係應會持續處於低迷但不至於爆發衝突的氣氛之中。中國不可能容忍「一個中國」被挑戰，勢將藉由各種方法進行報復。事實上就現狀來看，中國即使想在短時間內快速瓦解台灣的現代化戰力，是極為困難的。尤其，在中國的恫嚇下，美國對於協助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以及防禦性武器的供應，又比以往更積極。再者，中國一旦與台灣開打，外商卻步，大陸的經濟必將陷入窘境。中國內部所主張「一批二看三準備」，顯示中國尚無攻打台灣的意願或能力。北戴河會議總結「解決內部矛盾優於台灣問題」又可更進一步視為兩岸關係當不至於惡化到武裝衝突的徵候。

而所謂的內部矛盾，最令北京操心的仍是經濟。總體來看，中國雖宣稱今年的經濟成長可以「保七」，但一般觀察家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卻仍充滿憂慮。當前中國正面臨經濟衰退的難題，包括內需不振、通貨緊縮、出口衰退、外商直接投資減緩，內外俱冷。而經濟的惡化固然會令一部份中國強硬派想利用政治議題來移轉內部不滿情緒，但也必然有另一派的人會擔心，過於強硬的舉措將使中國的經濟雪上加霜，傷到自己。除非中國狠到底，同時也

能逼台灣就範，否則，壓不下的結果，反而助長台灣的氣勢，得不償失。更何況，中國並沒有足夠本錢不顧美日看法而任意挑起海峽戰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中國講話仍會很硬，各種對台政策也會有強勢的措施，但相信仍不致於有越線的行為。

汪道涵來台機會微乎其微

不過，雖然話說兩岸關係應不至於惡化到武裝衝突，但兩會對話機制恐怕也一樣無法運行。汪道涵是否今年底以前訪台，看來機會不大。雖然媒體或中國的學者方面都認為兩會的門尚未關起來，但汪道涵來台的基礎顯然已不存在。從過去幾個月兩會的籌備工作來看，汪道涵有被騙的感覺應該也是真實的，畢竟「營造良好氣氛」是辜汪會前夕北京與台北共有的默契。當「兩國論」突然跳出來挑戰了「一個中國」的涵義後，汪道涵尷尬的處境可想而知。而更根本的是，汪道涵來訪為的也是遂行最終的統戰目的，而既然這個終極目標已被挑戰，訪台便成為是枝微末節了。更何況，如果訪台期間台灣再出奇招，將使汪更難堪。依此判斷，期待汪道涵成行，應該是微乎其微了。

回顧不久前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事件後中方反應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由激烈到冷卻的時間非常短暫。顯示，當前中國仍舊會以追求發展經濟為其當前第一要務。至於對台政策的基調，究竟會以「硬為主，軟為輔」，還是「軟為主，硬為輔」，相信中國的領導階層會有一番苦思、躊躇與掙扎。從上述的判斷看來，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新的對台政策將無法如過往般的穩定，並且，猶疑不定的對台政策將難以令兩岸的經貿與社會關係進入良性的互動軌道。

經貿制裁報復可能性不高

至於中國政府是否會對台灣進行投資的報復與貿易的制裁？據了解在1995、1996年導彈危機時期，中國的領導層便曾思考過，如果台灣始終不就範於「一個中國」的框架之內，那麼將如何以其自身的民族工業來取代台商在大陸的事業。然而，想像容易，落實困難。畢竟在企業的運作中，資金、技術、管理、觀念與通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現實上中國的民族企業並沒有能力接收或取代台資。

至於貿易制裁，眼前看來，可能性也不高。因為兩岸關係的惡化如果引來中國經濟或非經濟的報復，勢必造成大陸下游加工產業與台灣上游零組件與原物料產業之間分工鏈的侵蝕或破壞。屆時台灣為了生存，必將進行一番新的組合與建構。在大陸市場棄之可惜的需求下，台灣勢將往第三國發展，或透過第三國進行對大陸市場的間接操作。同時相應地，南向或東向政策將會再度被重視。

協助溫和派聲音重回原位

當然，中國的苦惱也將形成台灣方面的困擾。「兩國論」最終仍要尋求中國方面的理解與接受，以及美日兩國的默許，否則干擾將永遠無法去除，台灣必須隨時嚴陣以待。「兩國論」後的中國其處境相當為難。未來中國新的對台政策將出現不穩定與猶疑不決的特色。雙方若無新的突破口或下台階，兩岸經貿與社會關係將難以

進入良性的互動軌道。兩岸的經貿與社會交流將受波及，台商投資首當其衝。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兩國論」對於個別台商的大陸投資而言，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正面的意義。回顧過去，政府一直不敢正面拆下所謂的「一個中國」的概念，而以「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等字眼來模糊。這種模糊固曾換取一定程度的穩定，但對於台商而言並非全無風險，而毋寧只是將風險延後給付或含糊移轉罷了。相反地，「兩國論」將兩岸間存有的模糊性悉數丟棄，而使底線盡現的作法，對於台商來說也並非全然無益。事實上，關係清楚反而有助於台商對兩岸政治界線的認識，由模糊與曖昧轉趨清晰與明確，而有利於其進行風險的切確評估與務實的策略操作與準備。

當然，從與中國發展正常化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必須面對一個事實，也就是，當我們政府的政策從模糊又帶點中國式巧妙的「國統綱領」跳到「兩國論」時，中國內部強硬派的聲音必然升高。當強硬派興起來之後，中國內部的路線將趨於緊縮，這乃不利於對台政策的多元論的發展。策略上主張溫和者將無法主導對台政策，強硬派可能領銜指揮。如何協助或鼓勵溫和派的聲音重回原位，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整體來看，「兩國論」的風波撩起後，台灣方面其實也有了很快速而彈性的步伐調整，至少做了「進兩步，退一步」的調整。台灣未將「兩國論」入憲，也算是「妥協」的一種表達。這使北京沒有動武的藉口，或在其沒有能耐動武的情況下給北京一個下台階。台灣在這一次的回應當中，國民黨與民進黨有很多交集的地方。國民黨主張，「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的「特殊」指涉著兩岸間存在「民族感情」與「文化因素」。而民進黨的回應則是，在相近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更是可以不斷加以豐富的開放性思考，作為建立雙邊和平架構的基礎。顯示，「特殊」將可成為台灣對中國伸出善意的手的出路，為了兩岸乃至於亞太地區的長治久安，北京方面實應對此內涵仔細地咀嚼與思考。

住民公投是最佳防禦武器

就當前國際輿論來看，一般對於兩岸以對話來替代對抗的發展幾乎都同表讚賞。追求和平與安定顯然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並將左右著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依此可以斷言，中國一旦破壞和平對話而對台動武，必將引起國際社會的公憤；但是如果不動武而採和平對話，那麼，只要台灣沈著應對，不掉入其併吞的陷阱，中國對台灣也將無可奈何。然而，在積極的意義上，「住民的公民投票」仍將是台灣以和平的方式展現不接受中國併吞最佳的防禦武器。它既符於國際的政治文化，對內也可以凝聚共識和展現國民意志。同時將來也可以藉此機制，充分表達台灣民眾對於「特殊」的認知與詮釋，使兩岸得以在對等與互敬的基礎上，正常化雙方的互動關係。 ◎